

清 平 乐 新 小 说 系 列

彼岸 青春

阿 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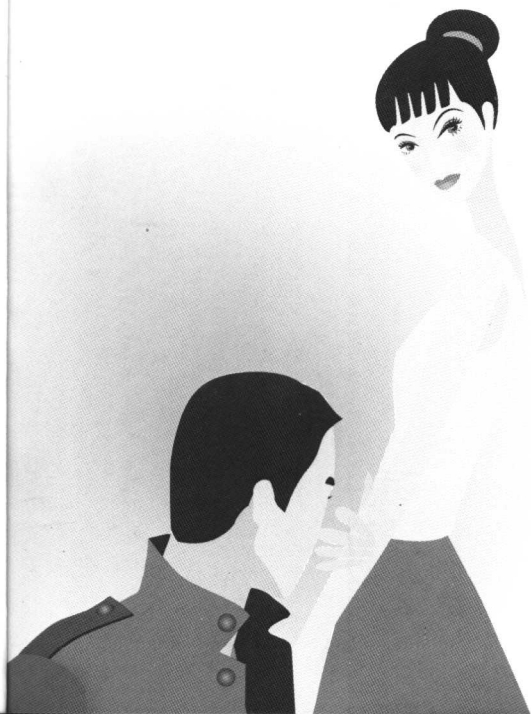
安徽文艺出版社

清 平 乐 新 小 说 系 列

彼岸青春

阿 瞳◎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彼岸青春/阿瞳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6
ISBN 7-5396-2572-4

I. 彼...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5710号

彼岸青春(清平乐新小说系列)

阿 瞳 著

责任编辑:岑 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920×640 1/16

印 张:12

字 数:200,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572-4

定 价:21.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卷 一

立志要做好女人 /1

聪明的女人与善妒的女人/3

寂寞的女人/10

邪恶的女人与小媳妇的女人/13

鸡婆的女人与当情妇的女人/18

拒婚的女人/24

倒霉的女人与骄傲的女人/27

卷 二

白玫瑰的秘密/35

饶恕的白玫瑰/37

白玫瑰噩梦/42

对男人完全破灭的白玫瑰/45

没有永远的白玫瑰/49

生命的白玫瑰/53

真相的白玫瑰/57

失去灵魂的白玫瑰/61

延续的白玫瑰/64

幸福的白玫瑰/67

习惯的白玫瑰/70

震惊的白玫瑰/72

七十七朵的白玫瑰/75

放进历史盒子的白玫瑰/78

卷 三

经营幸福的男人

种白玫瑰的男人/85

花丛间的那个男人/91

像夏天一样的男人/97

诚恳却残忍的男人/100

再见幸福的男人/105

种幸福给幸福,一起幸福的男人/112

上帝可以作证，我们是相爱的。可是，我们注定
被散落在世界的两个角落，用一秒钟的相遇去换一
辈子的心痛。



深秋的日子，早晨的阳光总是姗姗来迟。一片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偷偷钻进室内，落在我的脸上，来回浮动。顷刻之间，温暖的光线就像情人的手，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了。

我打了个哈欠，懒懒地翻了个身，刚好看见苏菲站在床边穿衣服。她背对着我，先戴好乳罩，然后套上黑色高领绒衣。她的动作轻松自然，就像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上完成规定的舞蹈动作一样。她的下半身是完全裸露的，丰满圆润的臀部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淡黄色的光。我和苏菲谈朋友有半年多了，每次激情过后，她都习惯于先穿上衣，然后再穿下面的衣裤。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先穿上衣呢？你穿衣服的顺序弄反了吧？

苏菲的回答很微妙：“我就喜欢这样穿，这和我读书的习惯是一致的。”

在上大学时，她读书就喜欢从后面读，读枯燥的文学概论如此，读古龙的武侠小说也如此。我喜欢看苏菲半裸的样子，她也知道我喜欢。



所以，在有些特定的时间或者空间里，她故意让我看个够。

“亲爱的，你继续睡吧，我先走了。今天报社开编审会，如果迟到，主编又要骂了。”她吐吐舌头，一脸的妩媚。

我看看表，说：“小菲，等一会儿，我开车送你。”

她说：“哥，不用了，我坐出租车去。晚上见。”

“那好吧，拜拜。”

啵。苏菲在我的脸上轻轻亲了一下，关上门走了。

坐在床头，我把苏菲昨晚吃剩下的半个橘子全都放在嘴里，因为橘子的味道太酸，酸得眼泪差点没掉下来。阳光从窗口跳进来，明目张胆地趴在狭窄的床上，我发现自己睡不着了。于是，百无聊赖的我只好选了个折中的办法，躺在床上看书。

这本包装简朴的书，是我从图书市场买来的，书名叫《我们仨》。记得那个星期六的下午，盘腿坐在书堆里点货的老板很仗义，听说我爱好藏书，就打了最低的折扣。其实，我认识书摊老板，他是我初中同学张镇宇的爸爸。我认识他，可惜他不认识我。

张镇宇在我们初中同学的队伍里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擅长扔铅球，参加学校运动会总得第一名。别看他个子不高，只要一到运动场就像吃了千年人参似的，铅球扔得特别远。我们班的女生们特别崇拜他，说他是全班的骄傲，我倒没觉得他哪里值得崇拜的。不就是扔铅球嘛，学习又不好，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将来步入社会能成什么大气候呢？

后来，我发现自己看人看错了，张镇宇这家伙头脑很不简单，还真成了大气候。

初中毕业后，张镇宇参加省田径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一晃十年过去了，2001年夏天，我们初中的同学回到母校参加校庆，张镇宇西装革履地参加了全班的酒会。与初中时代相比，他的脾气改变很

多;十分健谈,说话时指手画脚,唾沫星子都弄到鱼香肉丝上了。同学聚会上,他是惟一穿西装系领带的,在人群里很扎眼。大热的天儿,他整得跟政府官员会见外宾似的。无疑,特立独行的张镇宇吸引了大多数女同学的目光,成了同学聚会的核心人物。

放下酒杯,我对身边的班长悄悄说:十年没见,他咋变得这么能说呢?

因为被张镇宇抢了风头,班长很是耿耿于怀。他脸红脖子粗地说:张镇宇以前扔铅球把劲儿用在胳膊上,今天可好,把劲儿都使在嘴上了!

同学聚会结束时,张镇宇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大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我很纳闷,他什么时候涉足伟大的文化产业了?在中学时,他写的作文总跑题,还病句连篇,没少被同学们笑话。

张镇宇看出我的疑惑,连忙解释说,“刘瞳,我在做书商呢,你别瞧不起这个行当啊,绝对有钱赚。现在流行美女作家,你知道吗?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个稍微有点姿色的女作者,我保证给你包装出个美女作家来!”

鬼才相信他的话,倘若随便一个漂亮女人都能当作家的话,那么大街上的美女作家还不得成群结队啊!为了避免话不投机出现尴尬,我简单敷衍他几句就借故出了门。

有时候,生活就像穿帮的戏法,总是让人大跌眼镜。和张镇宇见面没过去半年呢,他的话就应验了。在传媒的推波助澜之下,中国的美女作家如同雨后的蛤蟆似的,一个接一个蹦跶出来了。于是,一个被称之为用身体写作的时代姗姗而来,各种夹杂着冷笑和怒骂的评论把文坛搅成了一锅粥。

对于美女作家,我谈不上喜欢,厌恶更无从谈起,因为我根本就不曾读过她们写的小说。我觉得,凡事要讲道理,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离她们远点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存在价值,做人和文学创作不必强求千篇一律,否则,人生就失去趣味了。



2

哈尔滨是我喜欢的城市之一，这里的秋林红肠和大列巴全国闻名，冬天有铺天盖地的雪，有美丽的冰灯。我喜欢北方的雪，喜欢豪爽仗义的朋友，还有那些在刺骨的寒风中仍然穿着裙子冻得直哆嗦的漂亮姑娘们。

实际上，我的生存环境并不像朋友们想象的那样好。一个三十多岁的老爷们儿单枪匹马地奔波，至今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多少让人觉得可怜，我自己也感到十分气馁。其实，不是我找不到，而是没有我真心想要的女人。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条件不错的女孩们很多，可是她们几乎如出一辙地都被生活调教得不成样子，让我打不起精神去爱。

与她们相比，苏菲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她和我一个哥们儿是亲戚，家庭条件好，而且绝对不是随便和男人胡来的那种女孩。和以前的女朋友不同，我和她在一起很踏实，这直接导致我萌生了结婚的欲望。我和苏菲谈过结婚的事，可惜，她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她说再等等，我们还需要慢慢了解对方。她的话明显有太极拳的痕迹，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弄得我左右为难的。

我对苏菲的话多少感到一丝意外，她不想和我结婚，是不是因为和我在一起没有安全感呢？我试图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但是越想越没头绪。也许，女人的心思是男人无法真正了解的，你如果看得太清楚，反而会失去趣味。男女之间的关系越模糊越好，弄得太清楚，就彻底没

意思了。

一天下午,我趴在公司办公区的电脑桌上,很幸福地打着盹,并且对过去和未来胡思乱想了一气。

突然,我的肚皮一阵哆嗦。唉,手机设置成震动就是不利于睡眠,硬把我哆嗦醒了。

“喂,你好。”我说。

电话那端一个男人醉醺醺地问:“牛总,你交代的事情办好了。我……”

“你是谁啊?什么牛总?我不是牛总,你打错电话了。”我果断地说,然后把手机扔到桌子上,仰脖喝了一口凉茶水。

没等我把杯子放下,手机又响了。

电话里的男人有些不高兴,他对我说:“你、你不是牛总,你为什么接我电话?还有,你凭什么摔我电话?你以为你是谁啊?”

“喂,哦,啊?我不是牛总,你又打错了。”

这个人的脑袋不是进水了吧?这么清楚地告诉他,他就是不听!我很反感那些误打电话的人,错了一次也许是误会,一错再错那可就太愚蠢了。

大约两分钟后,桌子上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我没有接,对方也没有罢手,铃声一直在响,格外的执著。

我愤怒地抄起手机大吼一声——“你烦不烦啊?我不是牛总,你打错电话了。”

“我知道你不是牛总,喊什么啊?下午有时间吗?我想去喝茶。”电话里的苏菲不紧不慢地说。

“哦,对不起,是小菲啊,我有时间,去哪里?”

“道里区十四道街有一家新开的茶吧,名叫樱木花道。四点钟,你先去找个位置,我大概十分钟后赶到那里。”

我看看表,打着哈欠说:“好的。”

在樱木花道的格子间里，苏菲点了两杯柠檬茶，很悠闲地倚靠在沙发里，一边摆弄着手机一边对我说：“哥，我找了个兼职的工作，你猜猜是什么？”

她似乎兴致不错，一脸的神秘，嘴角荡漾着微笑。我就喜欢她这个样子，性格开朗洒脱，又不失女孩子特有的温柔。

“是你爸爸帮你找的工作吗？如果是，那一定和建筑行业有关系。”我点上一支烟，歪着头对她说。苏菲的爸爸在一家大型国有股份制企业任副总经理，给女儿安排个兼职的差事应该不成问题。

“谁说的，是我自己去应聘的，你想到哪儿去了？”苏菲的鼻子一哼，白了我一眼。

“是家教吗？你这么漂亮，当家庭教师可就太危险了。呵呵。”我故意气她，就是不往正路上猜。

“你瞎说什么啊？坏家伙！”苏菲伸手揪住我的耳朵，气哼哼地说道。

我好不容易才掰开她的手，“好，不说了还不行吗？是你要我猜的，猜不对还怨我。”

“从明天开始，我每周都要去做节目了。”

“是电视吗？”

“不是呀，是广播节目，栏目名字叫《黑色柳丁》，17925频道的金牌节目，很火爆的哟。”

“我好像听说过，节目里经常播放华语流行音乐，原来的女主播呢？”

“她啊，怀孕了。台里准备换她到幕后工作，做节目导播，然后推出一两个新人。”苏菲吐了吐舌头。

“那么说，你是最佳替补了。呵呵。”我把一条腿搭在沙发扶手上，扭头注视着窗外的夜景。

忽然，一个人影走进了我的视野里。她看见玻璃窗里的我，匆匆走掉了。我一时想不起来她是谁，好像在哪里见过，她是谁呢？

苏菲在一旁喊道：“喂，你看什么呢？”

我说：“没看什么，刚才过去一个人，我好像认识她。”

苏菲有些醋意地说：“哼，你认识的人可真多，是女孩子吧。”

“哦，不是女孩子，是一个大龄妇女。”我调侃地说。

“去你的，你还认识妇女呢！骗我！”

“不骗你，她好像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妻子。”

“是你女朋友又怎样？我不会介意的。”苏菲得理不饶人，她说不介意，其实已经介意了。我一直很小心，还是不经意中打翻了她的醋罐子。

“真的没撒谎，我骗你就是小狗。”我对她起誓。

“算了，我困了，想回家。”苏菲放下杯子，没好气地说。

“我送你。”看她心意已决，我也没拦她。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她头也没回，推开了樱花木道的玻璃门。

我没有送她出去，即使我去送也没有用。苏菲就是这个脾气，过了今晚就好了，如果真要劝她，反而越来越麻烦。我了解她，她就像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瓶子，心也是透明的。





3

幸福花园 B 座 12 层,傍晚时分。

我坐在张镇宇家的客厅里,忽然有一种误入歧途的感觉。他穿着花格子睡衣,整个大屁股深深陷在沙发里,俨然一副居高临下的姿势。他找我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找个枪手,帮他把那本书写完。我算摸透他的脾气了,一到孤立无援的时候,他肯定想起我来。要搁在平时,你想找他,连影子都抓不到。

张镇宇嘴巴里叼着烟,低声下气地说:“哥们儿,你帮我这次行吗?我绝对忘不了你。这本书只要进入书店,我就把钱存入你的银行账户里,一千字五十块钱,怎么样?”

我对张镇宇的话半信半疑,平时,他和朋友说话很少算数过,即使落在纸上也不保险。用他前妻安靖雪的话概括起来说,姓张的从一出生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

“我看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最近挺忙的。况且,你出的价也太低了。”我试探着说。俗话说,无商不奸。张镇宇出的价很低,明摆着想自己多赚点儿,他这个人做书商有两年多了,每次找枪手干活,他都把稿费一压再压。

“那就七十块,你是我哥们儿,我挥泪大出血了。”张镇宇把烟头狠狠摁在烟灰缸里,站起来说。他故意不注视我的眼睛,走到墙角,打开音响,右手煞有介事地打着拍子,一副自我陶醉状。我看着他扁平的后脑勺,气不打一处来,真想拿块砖头狠狠拍下去!

“一千字稿费一百二，你先付八千块定金，其余的钱下次交稿一次付清。”我漫不经心地说。

“你说什么？我可从来没开过这个先例啊。六千行不行？我最近手头有些紧，一时拿不出那些钱。”他的嘴巴张得老大，十分惊讶。

“你看着办吧。我先走了，你考虑几天再找我。”我起身要走。

“别走呀，这不是和你商量吗？我的大才子，你怎么火气这么大呢？算了，不用考虑啦，八千就八千。但是咱们可要说好了，三个月后，你把稿子务必交给我，我和人家出版社说好的。”

“没问题，我比你讲信誉。”我说。

“够哥们儿，有时间一起喝酒。我过几天去上海参加一个书市，先摸摸行情，看有没有更来钱的道儿，咱俩是哥们儿，以后多合作几回，有钱大家赚。”张镇宇把签好的协议书和小说大纲塞在一个牛皮纸口袋里，塞在我的皮包里，然后把我送到了门口。

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里，帮张镇宇写小说的枪手大概有五六个，也就是说，长期被他剥削的文学爱好者有五六个之多。按照行规，我们几个枪手之间互相不太认识，也很少来往，但是我知道张镇宇给稿费的上限绝对不会超过一千字八十块人民币。两年前，张镇宇还是个在道外图书市场卖盗版书的小贩子，后来通过朋友关系，和沈阳书商葛文轩混到了一起。葛文轩做的图书生意挺大的，他给张镇宇一个合同价去淘书，说白了，就是做图书经纪人。谁也没想到，张镇宇干了不到两年，生意越来越大，白手起家不说，自己还另起炉灶了。这不能说张镇宇多么有能力，主要是因为现在社会上写小说的人过度泛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在鱼龙混杂的互联网上，如果你想找个会写小说的人做枪手，比在大马路边上找个刮大白的外地力工还容易！

为了赶一个急活儿，张镇宇曾经在网络里招募过枪手，第一天发完信息，他就去沈阳了。后来据他讲，三天后回来看信箱，收到了八十



多个写手的留言。读得他眼睛都花了。后来,在朋友聚会上,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我靠!现在什么都值钱,就他妈文人不值钱。你知道吗?半年前,我找个枪手写武侠小说,最低给过20块一千字,他还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呢。

张镇宇以前说的话,我很少信。但是,他的这句话,我不能不信。互联网里什么新鲜事儿都有,除了制造一夜情之外,绝对是个孕育广大文学青年的地方。要我说,什么东西就怕泛滥,只要一泛滥,就他妈的不值钱了,譬如夜总会里的二人转、歌厅里的小姐、铺天盖地的网络小说以及成群结队的写手。

生活是经不起思考的。有些事情一看就明白,而有些东西越琢磨越糊涂,譬如爱情。

我和张镇宇的前妻安靖雪从小青梅竹马,直到她出嫁后的第二年,我才从单恋的苦海中爬上岸。本以为属于自己的爱情,却被别人半路抢了去,放到谁身上都要难过一段日子的。这期间,我遇见了苏菲,她的意外出现,把我的心房再一次装得满满的。事实上,我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我这种人最大的特点是:容易得抑郁症。

弗洛伊德的书,我没有看完就被朋友借走了。后来,据借书的朋友讲,他看完书就得了抑郁症,看谁都像有病,清高得不行。我猜他一定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其实,心理学方面的书不能研究太透彻,否则很容易跌入弗洛伊德制造的语言陷阱里。

刚认识苏菲的时候,我和她一起逛书店,买了一本精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且花费两个多月的时间强迫自己一字不漏地读完。值得庆幸的是,那本书让我的灵魂再一次出走,但不是向下,而是向上。我终于完成了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的蜕变,成为了一个冷血的文学枪手。

从那以后,我暗自下定决心,不断地告诫自己:生活已经这样了,就不能再那样了。做枪手,一定要做到底。



4

平时,和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相同,我也在为了生存而勤奋地工作着。我所在的这家广告公司整体规模不大,公司的老板叫何大维,小个子,平头,身材短粗。由于他过于肥胖,走起路来像一个圆圆的大号啤酒桶。

何大维这会儿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呢,他的嗓音忽高忽低,好像在和报社那面的广告负责人讨价还价。我们公司刚接了一个广告订单,那个江西某药厂的推销员整天没事儿就来骚扰我们,一进公司就瞪眼珠子问我们广告什么时候见报?还要挟何老板不按时发稿,他就拒付余下的尾款。

设计部的大美女唐娜已经是第三次进去倒茶水了,她的小牛皮高跟鞋敲打在灰白色的复合地板上,发出咔咔的声响。唐娜身上的法国香水味道和司机老马身上的烟草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马是个很专一的人,他抽了一辈子灵芝牌香烟,始终没有换过牌子。公司里的同事们对老马的气味早就习以为常,可是对唐娜小姐散发的香水味却敏感得不行,她总喜欢换香水牌子,经常把大家搞得春心荡漾的。

“唐娜,你今天真漂亮。”外联部的业务经理陈晓明故意等唐娜走过去,才突然发出了一句言不由衷的感慨。

他的话像个无形的钩子,唐娜马上转过身看着他说:“是吗?谢谢你的夸奖,呵呵。”

“你用了什么牌子的香水,我没闻出来。能告诉我吗?我想给女朋



友也买一瓶。”陈晓明的话说得情深意切。他平时跑广告，嘴皮子练得特别棒，人送外号“陈大嘴”。用老马的话说，陈晓明的嘴就是一把大片刀，闲着不用也得找个人磨磨。他平时很喜欢和公司里的小女子们打情骂俏，一天不逗逗嘴，浑身就不自在。

唐娜从化妆包里拿出香水瓶子，走到陈晓明面前说：“喏，就是这个牌子，法国进口的。”

“嗯，气味不错，闻香识女人啊，唐小姐的品位就是比一般人高出一个层次。这香味闻起来就让人蠢蠢欲动的。”

“去你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唐娜抢过瓶子，摇摆着丰满的小屁股走开了。

陈晓明对她的反应早在意料之中，揉揉鼻子，说：“哈哈。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啊。”

唐娜没再搭理他，重新坐到自己的坐位上。唐娜可是个老江湖，她知道如何躲避一个男人的骚扰，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不同于从前，白领女人越漂亮，就越容易遇到男人的骚扰，女人越理睬，男人们越是得寸进尺，如果不理睬的话，男人们往往自讨没趣，敬而远之。

多少有些尴尬的陈晓明撇了撇嘴，回头对我说：“哥们儿，你那个文案做完没有啊？客户给我打过三四遍电话了。”

我回答道：“快了，明天一大早我就把策划书给她送过去。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半个月前，我们公司做了一单户外广告，委托方是南岗地下商业城的一个女老板。她叫丁薇，专门做服装品牌代理，模样长得很一般。因为业务上的原因，我和她接触过几次，感觉这个人还不错的。丁薇的身材十分娇小，雪白的脖子上总挂着一条白金项链，单眼皮的小眼睛看人时追魂夺魄的，对大多数心猿意马的男人很有杀伤力。

“我能不急吗？这个大单做下来，我的钱包可就鼓了，大家都宽绰